

# 明人張紳《鶴樓集》介紹

朱鴻林

張紳（一五二五—一五七九）字子儀，明柳州人，嘉靖三十二年進士。三十七年以刑部主事與吳時來、董傳策同日疏劾大學士嚴嵩，逮下詔獄拷訊，謫戍貴州都勻。穆宗嗣位，復官，歷遷至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南贛汀韶，有平萬羊山地區動亂等事，改巡撫湖廣，陞兵部右侍郎，以疾乞歸。萬曆二年起總督漕運，四年，召為刑部右侍郎，遂乞休。七年，卒於家。天啓初，贈兵部尚書，諡忠簡。《明史》卷二一〇有傳，傳有誤，當別為文正之。

紳氣節才猷，均為世重，所著《鶴樓集》，可資攷史，而流傳絕罕，蓋豪傑之士，不以文名，年代既久，遂幾湮沒。書今僅有孤本，余幸見之，誼當表出，庶作粵西文獻之補闕，供治明史者之參考。

《國朝獻徵錄》卷四七載郭棊撰《刑部侍郎張公紳傳略》，謂紳著《鶴樓集》十二卷，傳于時。《千頃堂書目》卷二三著錄《鶴樓集》，亦作十二卷。然其書明代流傳不廣，《明史藝文志》及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均未著錄。存本亦絕罕，《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》、《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》、《台灣公藏善本書目》、以至一九八三年出版王重民撰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等，俱未見著錄。今存僅有日本內閣文庫藏隆慶間原刻本，日本其他文庫，如靜嘉堂、尊經閣，以至韓國奎章閣、藏書閣，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等處，亦無其書。內閣文庫所藏，殆可謂海內外之孤本也。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有影內閣文庫藏本，余所讀者，即該影本。

考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著錄張紳著《澤然子》一卷，其書今有《寶顏堂秘笈》本，核其實，即《鶴樓集》卷一所載者，故書雖單行，此可不贅，但述《鶴樓集》如次。

《鶴樓集》原書凡四冊，每半頁九行，行十九字，書口鐫刻工姓名，但多有名無姓，書前無目錄，卷首題「馬平張紳著」，而各卷卷數及每頁板心卷數應刻之處，皆塗墨未削，蓋似未定之本者。集中詩文，以類分卷，故篇幅長短，極不一致，核其實，與郭撰

傳略及《千頃堂書目》所著十二卷之數，似異而同。詩文依次：論說一卷，賦、序一卷，記、行狀、雜說一卷，墓誌、箴銘、祭文，題跋、小東等一卷，五言律詩一卷，七言律詩一卷，各體古詩一卷，七言絕句一卷，五言絕句一卷，附《寄贈錄》詩一卷，以上共二冊；奏疏二卷，題作《虔臺疏集》，一冊；公移二卷，題作《虔臺公移》，一冊。按：《虔臺疏集》第一卷凡九十八頁，換另卷，卷數塗墨，頁碼則從新起計，凡二十五頁；《虔臺公移》二卷卷數俱塗墨，計第一卷凡七十頁，換另卷，頁碼亦從新起計，凡十四頁；是疏集、公移原欲分卷之意甚明。以此計之，是書之卷數，當作十四；或者錄者以疏集、公移各為一冊，故總題曰十二卷；要之，當為是本無疑。

是本卷前有序四篇，均不及卷數。首篇署嘉靖四十三年（一五六四）季春望日彰南吳維嶽撰，次篇署同年春仲月越人祁清（按：祁氏東莞人）撰，均題《鶴樓集序》；又次二篇俱隆慶四年（一五七〇）四月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湖西道右參政王元春撰，題《大中丞鶴樓先生文集序》；書後無識跋之類。

有關是集之緣起：吳維嶽序云：「今見清平石都督談都勻諸生錄鶴樓張子詩文事，……都勻好事者，因即其坦燥流泉處，構樓以居張子，而諸生從之遊者，日錄其所為詩文，次第成帙，謀錄以傳。張子既不欲以煩人，諸生顧力亦未能成（成？）事，一旦山半有樹不斧而仆，漫然往觀，則梨樹也，蓋最宜受錄者，諸生遂以錄張子集」。祁清序云：「都勻士咸知愛重公，每獲公文，視同拱璧，門人黃生輩壽諸梓」。按：據吳維嶽引石都督所言，則紳集之錄梓，殆若天成，其事有無，姑可勿論，要之，則《鶴樓集》初刻在貴州，由紳門人執筆，刻于嘉靖四十三年，時紳尚在都勻戍所。按：今本所收詩文，多有嘉靖四十三年後之作，而奏疏有晚至隆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所上者，則今本非初刻，可以知也。王元春序謂在虔南與紳相處，久之紳「出乎日所為詩文三帙示教之」，並命之作序。但序只稱詩文，不及

奏疏公移，而詩文無後於隆慶三年春之作，則是王序所謂「詩文三帙」，隆慶四年夏前，已有成刻。考《明穆宗實錄》卷四四隆慶四年四月己亥（初二日）條，是日命紳以原官移巡撫湖廣，而此書疏集、公移各二卷，均巡撫南贛汀韶時之作，其各卷篇數多寡，懸殊太甚，已如上述，則似王元春作序之時，奏疏公移亦在錢梓之中，故倭忽改任，遂至各卷幅度，前後不稱。然則此書之成刻，亦當隆慶四年之事，其刻當在江西。

紳所為詩文，大半重舒胸臆，不事雕琢，蓋文以人重，非專以文名家者也。祁清序稱其文「陳義廣而寄興深，不事綺錯，然藻思橫逸，多風雲之氣」，可謂得之；至謂其「體裁雄渾」、「駁駁乎秦漢之間」，則又未免落套。今述其足供知人論世之篇如次：

《鶴樓集》卷一論說十八篇，即《寶顏堂秘笈》本題《陳眉公（繼儒）訂正渾然子》之文，大抵寓言之作。其目曰：神遊論、田說、樞問、將、明心、士貴、體用論、興廢、禍福、忠孝、變化、窮理、求知、弭盜、用材、強弱、臣道、高潔、與《四庫提要》所錄者全同。其文設為主客問答，其主即紳，多作渾然子，別本以渾然子為題，蓋緣此故。《提要》稱詩篇「旁引曲證，以推明事物之理，大抵規仿劉基《郁離子》」是也。味諸篇語，蓋亦都勻成所著中作。

卷二酬應諸序，所與者多官兩粵湘黔之人，循其所言，往往有足見數地之政情者。

卷三《龍山道院記》、《讀書堂記》，可見紳成都勻時生活之一斑。《成都教授屏山府君行狀》，紳狀其父之文，可見紳之家世。紳重氣節，平生慕忠義，亦緣性稟，卷四有《讀遜志齋集》、《平雲長公文》，可見其概。其於楊繼盛，景仰尤至，雖未相識，而誼成之後，至二度夢遇，同卷有《祭椒山先生文》、《跋椒山刺》二首，皆感激興懷之作，可謂精神召應之佐證也。

卷一〇各體詩三十六首，二十一人之作，題《寄贈錄》，蓋紳遠戍時及在戍所間友朋投贈之作，可以見其交遊之狀。

集中尤足為政史之資者，則有《虔臺疏集》二卷，及《虔臺公移》二卷。所載各篇，幾全為紳以右僉都御史閩府南贛汀韶時所為上

呈下行文件，故隆慶間湖廣、江西、廣東、福建四省接壤邊境地區之治亂，與夫民族間衝突之問題，往往可緣之而得情事之一端，固治明史者所宜珍貴之者。

按：《虔臺疏集》載奏疏凡二十二首，第一首題《奏為懇乞聖明亟處大奸巨惡輔臣以謝天下以靖虜患疏》，即嘉靖三十七年刑部雲南司主事任內呈劾嚴嵩之疏，《明史》紳傳節錄其文，疏非虔臺任內所上，而置於集首，蓋以類相從之故耳。其餘二十一首，俱隆慶二年春至四年春所上者，其中除乞恩追贈前母及乞恩追錄親兄二首涉及個人家事，餘均與任內所處政事有關。舉其要者如下：

與平定隆慶二年湘贛閩粵四省接壤萬羊山地區種藍（靛）私戶與少數民族「賊」合作動亂之事有關者，有《題為流寇出劫慘酷力破群議勸平見今地方寧靜疏》、《奏為懇乞聖明釐夙弊飭新政以昭安攘大烈疏》、及《奏為議論太多行事未便乞放歸以延殘軀疏》三首。凡流民起事之故，劫掠之狀，官民對抗之過程，以至官方對策互相衝突之處，俱有道及。

與萬羊山之役善後有關者，有《題為處平積年劇賊一旦畏威聽撫見今地方安堵以完欽依疏》，述萬羊山平後，湖廣彬桂地方寇夥聽撫之事，並錄該夥嘉靖十七年至四十四年間歷次流劫江西吉安、贛州兩府屬縣之年月。又《題為懇乞聖明俯賜建縣以圖永安疏》，則議設新縣以處聽撫新民者。按：《明史》卷四三《地理志》贛州府定南縣條：「隆慶三年三月以龍南縣之蓮莆鎮置，析安遠、信豐二縣地益之」，即紳所請建之新縣，《明穆宗實錄》卷三〇隆慶三年三月戊午條，亦載其事。疏於置縣之原委，土地之分合，以及丁糧差役之調整，保甲巡司之設立，一應籌措事情，均極詳載，洵贛南地方史之重要文獻。

其與隆慶二年冬至三年春倭犯廣東惠州始末有關者，有《題為飛報緊急倭情疏》及《題為仰仗天威官兵奮勇剿平廣倭擒獲叛將并奪回陷賊職官全勝疏》。按：隆慶二年十二月倭犯潮州碣石、甲子等衛後，在大鵬、歸善地方裝梯修具，意攻惠城，惠州告急，紳應廣東巡撫熊桴請，自南贛發兵三千，應援夾剿，至三年三月敗倭獲勝。此事

《明史》神傳失載，《明史》又無熊梓傳，觀此二疏，則不獨始末具備，而中間倭寇活動之情況，及兩省官軍調動之對策，亦井可見，則又治倭亂之重要史料也。

其與平南雄劇盜黃朝祖事有關者，則為《題為割平出劫積年巢賊地方寧靖分別功罪疏》。按：黃朝祖等初於粵北翁源地方盤據結巢，素為南安、韶州一帶之害，至隆慶三年十二月，各騎坐馬匹出劫始興、仁化二縣，轉入湖廣桂陽縣山中，作久占之計，卒為神所討擒，此疏隆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即奏其事，而并及動亂過程。

其與廣西非漢族民族有關者，則有《題為乞處廣西地方并甄別兩廣人材疏》。大旨謂僮族勢力與時俱增，而當時桂省各縣，陷沒全失於僮者有三，為僮侵占而將沒者有九，里甲十去五六者不可悉舉，勢於朝廷不利，因建先平古田、漸收八寨之策，而并論兩廣官員撫處地方之道。按：以今言之，神之見不為無偏，然疏上後殷正茂等古田八寨用兵，大旨亦如所策，則又論明代粵西民族間事之所不可忽者。

《度臺公移》二卷，凡文七十二道，或稟或索，或牌或告示，俱行南贛汀韶所巡撫轄地者，或與一官，或與一衙，所及之事，俱有特指，尤足為諸疏之補充，而使其任內二年經手諸事，更悉備見，要非尋常文件之可比也。

（附考二則）  
1. 明代進士曰張神者凡四人，一登弘治十八年榜，一正德六年榜，一嘉靖三十二年榜，即《鶴樓集》之作者，又一則萬曆四十七年榜。陳子龍等編《皇明經世文論》卷二九二有張神（張

##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

禹廟玄圭

夏本紀，於是帝錫禹玄圭。

正義，帝、堯也。玄、水色。以禹理水功成，故錫玄圭以表顯之。

方勺泊宅編曰，越州禹廟玄圭，匯藏之，色黑如蠶，徑五寸、厚寸餘，肉好相倍，上下有卽。州將掌封繪。

大陸雜誌

第七十五卷第五期

明人張神《鶴樓集》介紹

施之勉

都諫奏疏》一卷，錄疏四首。《文編》書首《姓氏爵里總目》，以之屬廣西柳州人，嘉靖三十二年進士，以劾嚴嵩父子而戍都勻，任終刑部右侍郎之張神。所書實誤。考所錄四疏，俱正德嘉靖間文字。如《龍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》，有「抑《大明會典》皇考集大成之書，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」之文，知其為上武宗之疏也。《亟誅蠱惑遺毒以隆聖治疏》，有「陛下英明神聖，追古帝王，自入正大統以來，……近該大學士楊廷和等，題為慎選左右，速停齋醮」之語，則為嘉靖初疏無疑。是則《文編》所列作者，當作正德六年進士，四川潼川人、字習之，官禮科都給事中，以諫大禮廷杖成罹塘，追贈太常寺少卿之張神，其人《明史》卷一九二有傳，與馬平之張神無涉。然《文編》終無《鶴樓集》中之疏，則該集在明末之稀罕，可想見也。

2. 朱彝尊《明詩綜》卷四錄張神詩三首，俱見《鶴樓集》卷五。然彝尊徑自改字，與原書所載者不合。如《別貴竹諸友》一首原文：「十年與君游，千里與君別。把袂意不言，含杯氣欲絕。漸隔瀟湘雲，空留夜郎月。一曲鐘期彈，知音對誰說。」《明詩綜》改「鐘期」為「瑤琴」。《有懷》一首原文：「五落龍山葉，三來鳳足書。夢中親舍近，天外故人疎。家闈乾坤裏，粗狂醒醉餘。秋風吹短髮，溪畔獨踟蹰。」《明詩綜》改「粗狂」為「疎狂」，改「踟蹰」為「躊躇」。彝尊所改，有得有失，蓋從文學觀點着眼，有失史家之審慎，《明詩綜》改字之例甚多，此特其一二而已。